

序

自我燃燒冰冷的生命：蕭紅的絕境書寫

洛楓

ii

小說

3	曠野的呼喊
32	小城三月
59	手
77	牛車上
89	後花園
112	王阿嫂的死
123	看風箏
130	黃河

散文

145	……	小黑狗
		《跋涉》(節選)
		《商市街》(節選)
150	……	雪天
153	……	家庭教師
159	……	提籃者
162	……	搬家
166	……	黑「列巴」和白鹽
168	……	當舖
171	……	十元鈔票
174	……	春意掛上了樹梢
177	……	公園
180	……	劇團
184	……	歐羅巴旅館
188	……	他去追求職業
190	……	餓

339	棄兒
334	火線外（二章）
330	失眠之夜
328	感情的碎片
325	女子裝飾的心理
318	鍍金的學說
317	骨架與靈魂
312	在東京
309	天空的點綴
307	永遠的憧憬和追求
303	祖父死了的時候
300	中秋節
		集外
263	回憶魯迅先生
261	魯迅先生記
257	林小二
253	牙粉醫病法

曠野的呼喊

風撒歡了。

在曠野，在遠方，在看也看不見的地方，在聽也聽不清的地方，人聲，狗叫聲，嘈嘈雜雜地喧嘩了起來，屋頂的草被拔脫，牆頭上的泥土在翻花，狗毛在起著一個一個的圓穴，雞和鴨子們被颳得要站也站不住。平常餵雞撒在地上的穀粒，那金黃的，閃亮的，好像黃金的小粒，一個跟著一個被大風掃向牆根去，而後又被掃了回來，又被掃到房簷根下。而後混著不知從什麼地方飄來的從未見過的大樹葉，混同著和高粱粒一般大的四方或多棱的沙土，混同著剛被大風拔落下來的紅的、黑的、雜色的雞毛，還混同著破布片，還混同著唼唼唼的高粱葉，還混同著灰倭瓜色的豆稈，豆稈上零亂亂地掛著豆粒已經脫掉了空敞的豆莢。一些紅紙片，那是過新年時門前粘貼的紅對聯——「三陽開泰」，「四喜臨門」——或是「出門見喜」的條子，也都被大風撕得一條一條的，一塊一塊的。這一些乾燥的、毫沒有水分的拉雜的一堆，唼唼唼、呼哩哩在人間任意地掃著。刷著豆油的平滑得和小鼓似的鄉下人家的紙窗，一陣一陣地被沙粒擊打著，發出鈴鈴的銅聲來。而後，雞毛或紙片，飛得離開地面更高。若遇著茅草或樹枝，就把它們障礙住了，於是房簷上站著雞毛，雞毛隨著風東擺一下，西擺一下，又被風從四面裹著，站得完全筆直，好像大森林裏邊用野草插的標記。而那些零亂的紙片，颳在椽頭上時，卻嗚嗚地它也賦著生命似的叫喊。

陳公公一推開房門，剛把頭探出來，他的帽子就被大風捲跑了，在那光滑的被大風完全掃乾淨了的門前平場上滾著，滾得像一個小西瓜，像一個小車輪，而最像一個小風車。陳公公追著它的時候，它還撲撲拉拉的不讓陳公公追上它。

「這颳的是什麼風啊！這還叫風了嗎！簡直他媽的……」

陳公公的兒子，出去已經兩天了，第三天就是這颳大風的天氣。

「這小子到底是幹什麼去了啦？納悶……這事真納悶……」於是又帶著沉吟和失望的口氣：「納悶！」

陳公公跑到瓜田上才抓住了他的帽子，帽耳朵上滾著不少的草末。他站在壟陌上，順著風用手拍著那四個耳朵的帽子，而拍也拍不掉的是桑子的小刺球，他必須把它們打掉，這是多麼討厭啊！手觸去時，完全把手刺痛。看起來又像小蟲子，一個一個地釘在那帽沿上。

「這小子到底是幹什麼去啦！」帽子已經戴在頭上，前邊的帽耳，完全探伸在大風裏，遮蓋了他的眼睛。他向前走時，他的頭好像公雞的頭向前探著，那頑強掙扎著的樣子，就像他要鑽進大風裏去似的。

「這小子到底……他媽的……」這話是從昨天晚上他就不停止地反復著。他抓掉了剛才在腿上摔著帽子時刺在褲子上的桑子，把它們在風裏丟了下去。

「他真隨了義勇隊了嗎？納悶！明年一開春，就是這時候，就要給他娶婦了，若今年收成好，上秋也可以娶過來呀！當了義勇隊，打日本……哎哎，總是年輕人哪……」當他看到村頭廟堂的大旗杆，仍舊挺直地站在大風裏的時候，他就向著旗杆的方向罵了一句：「小鬼

子……」而後他把全身的筋肉抖擻一下。他所想的，他覺得都是使他生氣，尤其是那旗杆，因為插著一對旗杆的廟堂，駐著新近才開來的日本兵。

「你看這村子還像一個樣子了嗎？」大風已經遮掩了他唧唧著的嘴。他看見左邊有一堆柴草，是日本兵徵發去的。右邊又是一堆柴草。而前村，一直到村子邊上，一排一排地堆著柴草。這柴草也都是徵發給日本兵的。大風颳著它們，飛起來的草末，就和打穀子揚場的時候一樣，每個草堆在大風裏邊變成了一個一個的土堆似的在冒著煙。陳公公向前衝著時，有一團穀草好像整捆地滾在他的腳前，障礙了他。他用了全身的力量，想要把那穀草踢得遠一點，然而實在不能夠做到。因為風的方向和那穀草滾來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他就正和它們相反。

「這是一塊石頭嗎？真沒見過！這是什麼年頭……一捆穀草比他媽一塊石頭還硬！……」他還想要罵一些別的話，就是關於日本子的。他一抬頭看見兩匹大馬和一匹小白馬從西邊跑來。幾乎不能看清那兩匹大馬是棕色的或是黑色的，只好像那馬的周圍裹著一團煙跑來，又加上陳公公的眼睛不能夠抵抗那緊逼著他而颳來的風。按著帽子，他招呼著：

「站住……嘯……嘯……」他用舌尖，不，用了整個的舌頭打著唧唧。而這種喚馬的聲音只有他自己能夠聽到，他把聲音完全灌進他自己的嘴。把舌頭在嘴裏邊整理一下，讓它完全露在大風裏，準是沒有拴住。還沒等他再發出嘯嘯的喚馬聲，那馬已經跑到他的前邊。他想要把牠們攔住而抓住牠，當他一伸手。他就把手縮回來，他看見馬身上蓋著的圓的日本軍營裏的火印：

「這哪是客人的馬呀！這明明是他媽……」

陳公公的鬍子掛上了幾顆穀草葉，他一邊掠著它們就打開了房門。

「聽不見吧？不見得就是……」

陳姑媽的話就像落在一大鍋開水裏的微小的冰塊，立刻就被消融了。因為一打開房門，大風和海潮似的，立刻噴了進來煙塵和吼叫的一團，陳姑媽像被撲滅了似的。她的話陳公公沒有聽到。非常危險，陳公公擠進門來，差一點沒有撞在她身上，原來陳姑媽的手上拿著一把切菜刀。

「是不是什麼也聽不見？風太大啦，前河套聽說可有那麼一夥，那還是前些日子……西寨子，西水泡子，我看那地方也不能不有，那邊都是柳條通……一人多高，剛開春還說不定沒有，若到夏天，青紗帳起的時候，那就是好地方啊……」陳姑媽把正在切著的一顆胡蘿蔔放在菜墩上。

「羅羅唆唆地叨叨些個什麼！你就切你的菜吧！你的好兒子你就別提啦。」

陳姑媽從昨天晚上就知道陳公公開始不耐煩。關於兒子沒有回來這件事，把他們的家都像通通變更了。好像房子忽然透了洞，好像水瓶忽然漏了水，好像太陽也不從東邊出來，好像月亮也不從西邊落。陳姑媽還勉強強地像是照常在過著日子，而陳公公在她看來，那完全是可怕的。兒子走了兩夜，第一夜還算安靜靜地過來了，第二夜忽然就可怕起來。他通夜坐著，抽著煙，拉著衣襟，用笤帚掃著行李，掃著四耳帽子，掃著炕沿。上半夜嘴裏任意叨叨著，隨便想起什麼來說什麼，說到他兒子的左腿上生下來時就有一塊青痣：

「你忘了嗎？老娘婆（即產婆）不是說過，這孩子要好好看著他，腿上有病，是主走星照

命……可就真忍心走下去啦！……他也不想，留下他爹他娘，又是這年頭，出外有個好歹的，幹那勾當，若是犯在人家手裏，那還……那還說什麼呢！就連他爹也逃不出法網……義勇隊，義勇隊，好漢子是要幹的，可是他也得想想爹和娘啊！爹娘就你一個……」

上半夜他一直叨叨著，使陳姑媽也不能睡覺。下半夜他就開始一句話也不說，忽然他像變成了啞子，同時也變成了聾子似的。從清早起來，他就不說一句話。陳姑媽問他早飯煮點高粱粥吃吧，可是連一個字的回答，也沒有從他嘴裏吐出來。他紮好腰帶，戴起帽子就走了。大概是在外邊轉了一圈又回來了。那工夫，陳姑媽在刷一個鍋都沒有刷完，她一邊淘著刷鍋水，一邊又問一聲：

「早晨就吃高粱米粥好不好呢？」

他沒有回答她，兩次他都並沒聽見的樣子。第三次，她就不敢問了。

晚飯又吃什麼呢？又這麼大的風。她想還是先把蘿蔔絲切出來，燒湯也好，炒著吃也好。一向她做飯，是做三個人吃的，現在要做兩個人吃的。只少了一個人，連下米也不知道下多少。那一點米。在盆底上，洗起來簡直是拿不上手來。

「那孩子，真能吃，一頓飯三四碗……可不嗎，二十多歲的大小夥子是正能吃的時候……」

她用飯勺子攪了一下那剩在瓦盆裏的早晨的高粱米粥。高粱米粥，凝了一個明光光的大泡。飯勺子在上面觸破了它，它還發出有彈性的觸在豬皮凍上似的響聲：「稀飯就是這樣，剩下的扔了又可惜，吃吧，又不好吃，一熱，就粥不是粥了，飯也不是飯……」

她想要決定這個問題，勺子就在小瓦盆邊上沉吟了兩下。她好像思想家似的，很困難的感到她的思維方法全不夠用。

陳公公又跑出去了，隨著打開的門扇撲進來的風塵，又遮蓋了陳姑媽。

他們的兒子前天一出去就沒回來，不是當了土匪，就是當了義勇軍，也許是就當了義勇軍，陳公公記得清清楚楚的，那孩子從去年冬天就說做棉褲要做厚一點，還讓他的母親把四耳帽上換上兩塊新皮子。他說：

「要幹，拍拍屁股就去幹，弄得利利索索的。」

陳公公就為著這話問過他：

「你要幹什麼呢？」

當時，他只反問他父親一句沒有結論的話，可是陳公公聽了兒子的話，只答應兩聲：

「唉！唉！」也是同樣的沒有結論。

「爹！你想想要幹什麼去！」兒子說的只是這一句。

陳公公在房簷下撲著一顆打在他臉上的雞毛，他順手就把它扔在風裏邊。看起來那雞毛簡直是被風奪走的，並不像他把它丟開的。因它一離開手邊，要想抓也抓不住，要想看也看不見，好像它早已決定了方向就等著奔去的樣子。陳公公正在想著兒子那句話，他的鼻子上又打了第二顆雞毛，說不定是一團狗毛他只覺得毛茸茸的，他就用手把它撲掉了。他又接著想，同時望著西方，他把腳跟抬起來，把全身的力量都站在他的腳尖上。假若有太陽，他就像孩子似的看著太陽是怎樣落山的。假若有晚霞，他就像孩子似的翹起腳尖來，要看到晚霞後面究竟

還有什麼。而現在西方和東方一樣，南方和北方也都一樣，混混溶溶的，黃的色素遮迷過眼睛所能看到的曠野，除非有山或者有海會把這大風遮住，不然它就永遠要沒有止境地颯過去似的。無論清早，無論晌午和黃昏，無論有天河橫在天上的夜，無論過年或過節，無論春夏和秋冬。

現在大風像在洗刷著什麼似的，房頂沒有麻雀飛在上面，大田上看不見一個人影，大道上也斷絕了車馬和行人。而人家的煙囪裏更沒有一家冒著煙的，一切都被大風吹乾了。這活的村莊變成了剛剛被掘出土地的化石村莊了。一切活動著的都停止了，一切響叫著的都啞默了，一切歌唱著的都在歎息了，一切發光的都變成混濁的了，一切顏色都變成沒有顏色了。

陳姑媽抵抗著大風的威脅，抵抗著兒子跑了的恐怖，又抵抗著陳公公為著兒子跑走的焦煩。

她坐在條凳上，手裏折著經過一個冬天還未十分乾的柳條枝，折起四五節來。她就放在她面前臨時生起的火堆裏，火堆為著剛剛丟進去的樹枝隨時起著爆炸，黑煙充滿著全屋，好像暴雨快要來臨時天空的黑雲似的。這黑煙和黑雲不一樣，它十分會刺激人的鼻子、眼睛和喉嚨……

「加小心哪！離灶火腔遠一點阿……大風會從灶火門把柴火抽進去的……」

陳公公一邊說著，一邊拿起樹枝來也折幾棵。

「我看晚上就吃點麵片湯吧……連湯帶飯的，省事。」

這話在陳姑媽，就好像小孩子剛一學說話時，先把每個字在心裏想了好幾遍，而說時又把

每個字用心考慮著。她怕又像早飯時一樣，問他，他不回答，吃高粱米粥時，他又吃不下去。

「什麼都行，你快做吧，吃了好讓我也出去走一趟。」

陳姑媽一聽說讓她快做，拿起瓦盆來就放在炕沿上，小麵口袋裏只剩一碗多麵，通通攪和在瓦盆底上。

「這不太少了嗎？……反正多少就這些，不夠吃，我就不吃。」她想。

陳公公一會跑進來，一會跑出去，只要他的眼睛看了她一下，她總覺得就要問她：

「還沒做好嗎？還沒做好嗎？」

她越怕他在她身邊走來走去，他就越在她身邊走來走去。燃燒著的柳條噼噼啦啦地發出水聲來，她趕快放下手裏在撕著的麵片，抓起掃地笤帚來煽著火，鍋裏的湯連響邊都不響邊，湯水絲毫沒有滾動聲，她非常著急。

「好啦吧？好啦就快端來吃……天不早啦……吃完啦我也許出去繞一圈……」

「好啦，好啦！用不了一袋煙的工夫就好啦……」

她打開鍋蓋吹著氣看看，那麵片和死的小白魚似的，一動也不動地飄在水皮上。

「好啦就端來呀！吃呵！」

「好啦……好啦……」

陳姑媽答應著，又開開鍋蓋，雖然湯還不翻花，她又勉強地丟進幾條麵片去。並且嚐一嚐湯或鹹或淡，鐵勺子的邊剛一貼到嘴唇……

「啣啣！」湯裏還忘記了放油。

王阿嫂的死

一

草葉和菜葉都蒙蓋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黃了葉子的樹，在等候太陽。太陽出來了，又走進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飄送著秋天零落淒迷的香氣。

霧氣像雲煙一樣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聲息，蒙蔽了遠近的山崗。

王阿嫂拉著小環，每天在太陽將出來的時候，到前村廣場上給地主們流著汗；小環雖是七歲，她也學著給地主們流著小孩子的汗。現在春天過了，夏天過了……王阿嫂什麼活計都做過，拔苗，插秧。秋天一來，王阿嫂和別的村婦們都坐在茅簷下用麻繩把茄子穿成長串長串的，一直穿著。不管蚊蟲把臉和手搔得怎樣紅腫，也不管孩子們在屋裏喊媽媽吵斷了喉嚨。她只是穿啊，穿啊，兩隻手像紡紗車一樣，在旋轉著穿……

第二天早晨，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鈴鐺一樣，掛滿了王阿嫂家的前簷；就連用柳條辦成的短牆上也掛滿著紫色的鈴鐺。別的村婦也和王阿嫂一樣，簷前盡是茄子。

可是過不了幾天，茄子曬成乾菜了。家家都從房簷把茄子解下來，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王阿嫂到冬天只吃著地主用以餵豬的爛土豆，連一片乾菜也不曾進過王阿嫂的嘴。

太陽在東邊照射著勞工的眼睛。滿山的霧氣退去，男人和女人，在田莊上忙碌著。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間，在山坡間，踐踏並且尋依著秋天半憔悴的野花野草。

田莊上只是沒有王阿嫂的影子，這卻不知為了什麼？竹三爺每天到廣場上替張地主支配工人。現在竹三爺派一個正在拾土豆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

工人的頭目，愣三搶著說：

「不如我去的好，我是男人走得快。」

得到竹三爺的允許，不到兩分鐘的工夫，愣三就跑到王阿嫂的窗前了。

「王阿嫂，為什麼不去做工呢？」

裏面接著就是回答聲：

「叔叔來得正好，求你到前村把王妹子叫來，我頭痛，今天不去做工。」

小環坐在王阿嫂的身邊，她哭著，響著鼻子說：「不是呀！我媽媽扯謊，她的肚子太大了！不能做工，昨夜又是整夜的哭，不知是肚子痛還是想我的爸爸？」

王阿嫂的傷心處被小環擊打著，猛烈的擊打著，眼淚都從眼眶轉到嗓子方面去。她只是用手拍打著小環，她急性的，意思是不叫小環再說下去。

李愣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聽了小環的話，像動了親屬情感似的，跑到前村去了。

小環爬上窗台，用她不會梳頭的小手，在給自己梳著毛蓬蓬的小辮。鄰家的小貓跳上窗台，蹲踞在小環的腿上，貓像取暖似的遲緩地把眼睛睜開，又合攏來。

遠處的山反映著種種樣的朝霞的彩色。山坡上的羊群、牛群，就像小黑點似的，在雲霞裏

爬走。

小環不管這些，只是在梳自己毛蓬蓬的小辮。

二

在村裏，王妹子、愣三、竹三爺，這都是公共的名稱。是凡傭工階級都是這樣簡單而不變化的名字。這就是工人階級一個天然的標識。

王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邊，炕裏蹲著小環，三個人在寂寞著。後山上不知是什麼蟲子，一到中午，就吵叫出一種不可忍耐的幽默和淒怨情緒來。

小環雖是七歲，但是就和一個少女般的會憂愁，會思量。她聽著秋蟲吵叫的聲音，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學著大人歎氣。這個孩子也許因為母親死得太早的緣故？

小環的父親是一個傭工，在她還沒生下來的時候，她的父親就死了。在她五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又死了。她的母親是被張地主的大兒子張胡琦強姦後氣憤而死的。

五歲的小環，開始做個小流浪者了。從她貧苦的姑家，又轉到更貧苦的姨家。結果因為貧苦，不能養育她，最後她在張地主家過了一年煎熬的生活。竹三爺看不慣小環被虐待的苦處。當一天王阿嫂到張家去取米，小環正被張家的孩子們將鼻子打破，滿臉是血時，王阿嫂把米袋子丟落在院心，走近小環，給她擦著眼淚和血。小環哭著，王阿嫂也哭了。